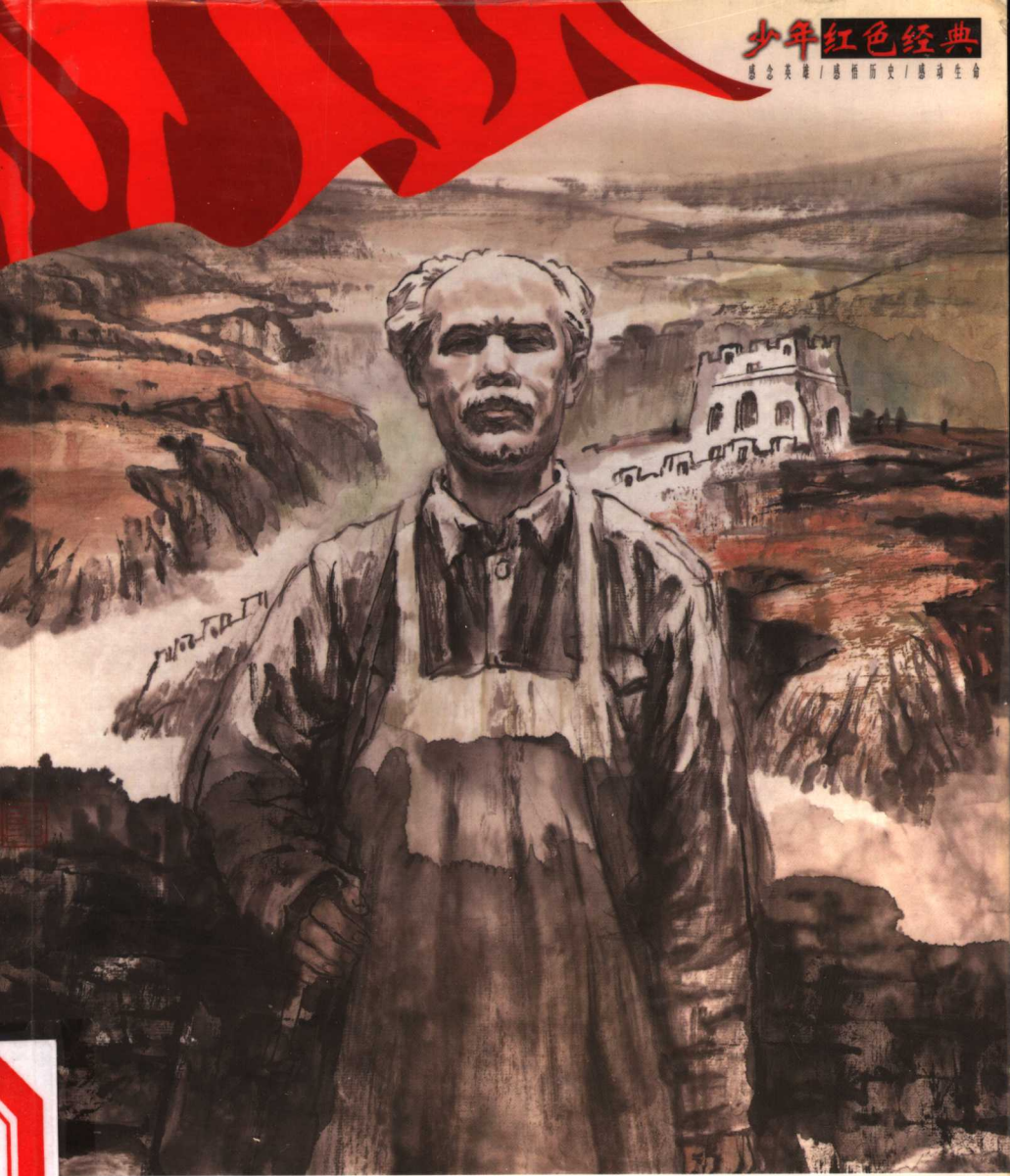


少年红色经典

革命英雄 / 革命历史 / 革命故事



冬立 / 编著

白求恩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012Z0316648



少年红色经典

冬立 / 编著



白求恩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SCG3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求恩/冬立编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4.9

(少年红色经典)

ISBN 7-5391-2724-4

I. 白... II. 冬...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79126号

白求恩 / 冬立 编著

策划编辑 史敬娴 陈小治

责任编辑 张秋林 魏钢强

装帧设计 魏钢强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4.5

插 页 2

字 数 79.5千

书 号 ISBN 7-5391-2724-4/I·652

定 价 7.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出版说明

“少年红色经典”丛书共二十册，分“文学故事”和“英雄故事”两个系列。前者为原创的文学作品，后者多为纪实的人物传记。作品中的英雄，不管是艺术形象还是生活原型，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崇拜和追慕的偶像。英雄的壮举影响了几代人，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和行为典范。

丛书主要选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时期最具影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和相关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革命人民的大智大勇得到了充分展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历史意识得到了有力张扬。在这些作品中，人物个性鲜明，感情单纯强烈，情节清晰明了，冲突紧张激烈，语言生动朴实，风格健康明朗，结局总是正义战胜邪恶，人物的命运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这些作品往

往有真实的历史为依托，作者大都有扎实的生活体验，有饱满的创作激情，有深厚的写作功力，加之未被商品市场之风沾染和浸润的严肃的创作态度，使作品在今天看来仍清新可读。作品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符合大众欣赏习惯的浓郁的民族风格，显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化和审美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其为“红色经典”丝毫不为过。

孟子说：“充实之谓美。”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执著的追求、无私的奉献，构成了英雄们充实的精神世界。让唱着流行歌曲、看着卡通漫画、玩着电脑游戏长大的一代，了解历史、亲近英雄、思考责任，使生命绽放出美丽的花朵，个人才有前途。永远高扬革命传统的大旗，不断地与时俱进，民族才有希望。

值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五周年之际，为少年读者送上这套丛书，并以此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九月

目 录

想当医生的小淘气包	5
新来的伐木工	12
向死神挑战	20
厕所里的秘密	26
我要去延安	31
巨人的会见	37
急性子的“机关枪”	43
“我不愿做特殊的人”	50
龙王爷搬家	55
在广灵前线	61
“我是 O 型血, 万能输血者……”	69
“他为什么不申辩呢?”	75
“芦沟桥”的诞生	82
抢救战斗英雄	88
豁嘴男孩和长疔疮的小丫	94

戏台上下	101
四公村遇险	108
在最危险的时刻	115
中毒之后	123
最后的遗言	132
永恒的哀念	139



想当医生的小淘气包

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小城格雷文赫斯特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八九〇年三月三日,世界著名胸外科专家,反法西斯英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就出生在这座城市。

白求恩的家族是一个善良热情,乐于助人的家庭。他的父亲麦尔肯·尼柯尔逊·白求恩,是一位虔诚的长老会牧师,母亲伊丽莎白·安·格德温是长老会的忠实信徒。他的祖父是多伦多市久负盛名的杰出医生,有着很好的声誉。人们谈论起这个家族时,总是情不自禁地称赞他祖父的良好医德和精湛医术。

白求恩八岁那年的一天晚上,全家人吃过晚饭,集聚在饭厅里聊天。爸爸妈妈又为孩子们讲起了祖父如何钻研医术,制造医疗器械,为穷人治病的故事。小白求恩托着腮,两眼注视着爸爸妈妈,认真地听着,不时地问这问那……故事讲完后,爸爸妈妈又同大家一起做游戏。正玩得起劲的

时候,忽然从楼上传来“丁丁当当”的敲打声。爸爸妈妈一愣,看了看身边的孩子,发现少了小白求恩,便仰起头冲楼上喊道:“亲爱的诺尔曼,你在楼上干什么呢?”小白求恩没有回答。爸爸妈妈继续喊:“好孩子,别在楼上胡闹,请你快点下来跟大家一起做游戏!”楼上仍然响着“丁丁当当”的声音。不一会儿,小白求恩满头大汗地从楼上冒出头来。他沉着小脸儿站在楼梯上很不高兴地对爸爸妈妈说:“我没有胡闹。我正在制作一件医疗器械——像故事里爷爷制造的那件一样,请你们别再打扰我。”说完,他转过严肃的小脸儿,向楼上走去,刚迈了两步,又停下来,转过身来郑重地向大家宣布:“对了!我要告诉你们:从现在起,你们必须称我为亨利·诺尔曼·白求恩!”

爸爸妈妈吃惊地望着小白求恩。这时,十岁的姐姐简妮特非常不满地叫喊起来:“天哪!你大概是疯了,你怎么能和爷爷叫一样的名字呢?”

小白求恩挺起小胸脯,昂起脑袋,很认真地对姐姐说:“简妮特,你觉得这很奇怪么?我要成为爷爷那样的医生,我当然要用爷爷的名字,要不,我怎么能成为爷爷那样的医生呢?”

爸爸妈妈听了小白求恩的话,禁不住大笑起来。笑过之后,爸爸把小白求恩从楼上抱到饭厅,用他那牧师特有的语言,循循善诱地对小白求恩说:“我的孩子,你要成为爷爷那样的医生,仅用爷爷的名字是不够的,你还要学习

爷爷钻研医学的精神，你必须从学习基本的医学知识入手……”

小白求恩睁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问：“什么叫基本的……医学……知识？”

爸爸同妈妈相视一笑，耸了耸肩，接下来又耐心地对小白求恩说：“比如说，解剖！学医，就得知道动物的骨骼构造，……这就是基本的。”

小白求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似乎就是从那天起，小白求恩一本正经地开始了他的事业。“学医，要学基本的，解剖，是基本的……”他常常这样想。于是，他的小小的卧室成了他的研究中心。每天放学回来，他就会一头钻到他的卧室去。他解剖苍蝇，解剖螳螂，解剖鸡骨……凡是他能摆弄或抓得到的小生物都成了他的研究对象。

有一天下午，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小白求恩一个人在他家三层木板构筑成的小楼前玩耍。忽然，他那条心爱的小狗从屋里跑出来，围着他欢快地打转转，一忽儿用嘴叼他的裤脚，一忽儿又跳起来亲昵地往他怀里扑。小白求恩把心爱的小狗抱在怀里，用嘴亲了一下小狗的额头，而后疼爱地给小狗梳理着身上的毛。小狗很舒服地用舌头舔着他的胳膊，嗓子里不时地哼哼着，还“汪汪”地叫上几声，像是个撒娇的小娃娃。

小白求恩领着小狗在院中的绿地玩耍了一阵，重新把

小狗抱在怀里，再次用手梳理小狗身上的绒毛时，他的手触到了小狗的脊骨、肋骨……小白求恩心中一动，怔怔地望着他心爱的小狗，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

这天下午，白求恩的妈妈在外边办完事情回家，走到他家小木楼附近时，隐约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焦糊的臭味。“这是一股什么味？”她这样想着，狐疑地继续往前走，可是，离家越近，这股臭味越浓烈。她突然意识到这臭味来自自己的家中。她有些慌了，不知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急惶惶地跑回家。她手忙脚乱地推开屋门，直奔厨房。眼前的情景把她惊呆了：锅里，水被烧干了，一条小狗的皮肉冒着青烟，灶膛里的火还在燃烧着，屋里乌烟瘴气，焦臭刺鼻，地下汪着水和血……惊慌之中，她发现小白求恩正在一旁的案板上专心致志地拼着一堆骨头。顿时，妈妈明白了，原来小白求恩偷偷把自己心爱的小狗弄死，并放在锅里煮熟，然后剥出骨骼来研究。

此时的妈妈已顾不得多想，她飞快地舀来水将灶膛里的火熄灭，又迅速打开窗子，并将灶前的这个烂摊子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之后，她转过身来恼怒地盯住小白求恩。

小白求恩依然全神贯注地拼着小狗的骨头，居然没有发现妈妈的归来。

妈妈生气地大声咳嗽了一声，又用脚狠狠地跺了一下地板。

聚精会神的小白求恩吓了一跳，他吃惊地抬起头来，不解地望着妈妈，怔了好半天，才如梦初醒般地问：“妈妈，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天哪！您干嘛这样用眼睛瞪着我？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

妈妈气愤地指着锅里，指着那条被煮得焦糊的小狗说：“瞧你干的好事，锅烧干了，小狗被你弄死了，屋里弄得这样乱！你这样胡闹，妈妈能不生气么？”

小白求恩站了起来，耷着两只脏兮兮的小手，用眼望着屋里的一切，学着大人的样子，耸耸肩，笑嘻嘻地看着妈妈说：“对不起，亲爱的妈妈，我要像爷爷那样，做一名出色的医生。爸爸告诉我，让我从基本的知识学起，比如解剖。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我心爱的小狗做试验。妈妈，小狗死了，我也很伤心！”

妈妈似乎并不想原谅儿子，她依然瞪着眼睛盯住儿子，大声说：“你这是做试验吗？你这简直是胡闹！”她用眼又扫视了一下厨房，斥责道，“你瞧你做了一些什么吧！”

小白求恩也认识到自己惹了祸，他伸出舌头顽皮地做了个鬼脸，用手攥住妈妈的手，摇晃着说：“亲爱的妈妈，我已经说过对不起了，可您还是生气。”他用眼也扫视了一下厨房，撒娇地说：“妈妈，您只知道对我生气，难道您就不同情我吗？您瞧您儿子的试验条件有多差劲啊！”

妈妈被小白求恩的话逗笑了，她用手指戳点了一下小白求恩的额头，无可奈何地说：“你这个小淘气包儿，我拿

你是没有办法了。”

妈妈没有再责备小白求恩，她把他拉到水管跟前仔细地为他洗净了一双小手。

小白求恩对科学表现出了一种执著的自觉的追求，这种追求渗透到了他的日常生活中。

大约在小白求恩十岁的那年夏天，他们全家到蒙特利尔休假。有一天，一家人到蒙特利尔郊外游玩，野餐后，妈妈将洗碗水顺手泼在地上。小白求恩看着地上的水思索了片刻，立刻发现了这些水的用途。他欢快地叫来正在一旁玩耍的姐姐，郑重地说：“简妮特，你用这些水弄湿双脚，再站到这块木板上，好吗？”

姐姐狐疑地望着地上的水，又看一眼旁边一块干燥的木板，以为顽皮的弟弟又要搞恶作剧，说啥也不肯弄湿自己的双脚。

小白求恩见姐姐不肯合作，正正经经地说：“简妮特，我正在做一个医学试验，想研究一下你的脚长是不是够标准，你能支持我么？”

姐姐见弟弟一脸郑重的表情，不像是搞恶作剧的样子，终于按捺不住好奇，照弟弟的要求做了。

那块干燥的木板上留下了姐姐两个轮廓分明的湿脚印。

小白求恩跪在地下用尺子比量着姐姐的湿脚印，默默地计算着，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不一会儿，他高兴地跳起

来,郑重地宣布了他的研究成果。

小白求恩说:“简妮特,你的脚长非常标准,各种数字表明,你的脚印是我最近研究发现的最好的一双脚印。”

天性爱美的姐姐得意地笑了,她欢快地跑上前,抱起弟弟的头,在弟弟脸上不断地亲吻,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弟弟问:“这么说,我的脚是女孩子中最漂亮的啦?”

小白求恩点点头:“是的,很标准,也很漂亮。”

简妮特甜甜地笑了,说:“真感谢你诺尔曼。”她停了一下,噤嚅地问,“你真的要成为一名像爷爷那样出色的医生么?”

小白求恩耸耸肩,自信地说:“那当然!”



新来的伐木工

白求恩上了大学后,他的家庭生活开始困难起来。父亲的账单连续出现赤字。一天,父亲把白求恩叫到跟前,用牧师讲道般的口吻对他说:

“我的孩子,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你和你的弟弟都上了大学。你知道,咱们家的账单已经不足以给你们交纳学费了,可是,你们还要上学,这就需要你们……”白求恩听到这里,已经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他清楚地意识到,要想继续读书,完成自己的学业,就必须像别的同学那样在课余时间找事做,自己挣钱交纳学费。于是,他很善解人意地对父亲说:

“爸爸,你什么也不用说了,你的意思,我已经懂了……”

从这次谈话以后,白求恩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他先是找到了一个送报的差事,后来又在本校的学生食堂当招待员,暑期里,他还给一艘内湖轮船干了一夏天的烧火

工,之后又试着在一家报馆里当了几个月的记者和教书先生。

零零散散挣下的钱,不足以补贴家用和交纳高额的学费。“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呢?”白求恩苦思冥想。最后,他打听到一个能多挣钱的工作,那就是进安大略省北部的大森林当一名伐木工人。

进大森林当伐木工,这是被西方人视为最下等最危险的一份工作,也正因如此,这份工作的报酬才相对高一些。白求恩不敢把自己的这一决定告诉父母,一个人偷偷收拾了行李,走进了大森林。

白求恩第一次见到并走进了充满着原始的野性和静穆的大森林,不由地心中生出了几分恐怖。这里,河流奔腾,峡谷震荡,与山脊毗连的大草原一眼看不到头,同大森林黑压压的葱绿构成了一幅深不可测而又意境幽远的图画。白求恩站在一个山脊上,远远地听到了深山峡谷里有“啦啦”的锯木声和沉重的劳动号子声。白求恩的心里一震,兴奋地背起行李向大森林深处走去。

翻过一道山梁,踏上一条模糊的碎石小路,不远处,在林立的大树之间,一座用帆布和木板搭起的简陋的房子出现在眼前。“到了,到了,总算见到了伐木工!”在大森林里寻觅多时的白求恩顿时有了一种迷路孩童找到家的感觉。

颀长文弱,一脸书生气的青年白求恩终于来到了伐木工人中间,当他放下行李与伐木工人们打招呼时,伐木工

们都把他当成了一个探险猎奇、游山逛景，来大森林消愁解闷的旅游者。他们鄙视富家子弟，谁也没有理睬他。

青年白求恩感到了大家对他的冷淡，低下头望一眼自己的学生打扮，暗暗地笑了。他什么也没说，拿起帆布木板屋前的锯子和斧头，参加到了伐木工人的行列。这时，一位大胡子伐木工人双手叉腰走到他的跟前，以嘲笑的口吻对白求恩说：“喂！有钱人，你大概弄错了，你应该放下锯子和斧头，拿上猎枪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的风景很不错！”大胡子用嘴努努大森林与草原相毗连的地方。

所有的伐木工都围了上来。他们望着白求恩，嘲讽地笑了起来。

“有钱人！你睁眼看清楚了，我们可是苦力！”

“是啊！不要让我们粗糙的斧头和锯子磨破你那白嫩嫩的小手！”

白求恩知道伐木工人们误会了他，他诚恳地向大家解释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也和你们一样，只不过，我是一个穷学生。我得挣钱上学。可是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挣钱。我必须一天当两天用，来这大森林当伐木工，干最苦的活，多挣钱，才能保证我的学习不会中断。朋友们，我初来乍到，不懂规矩，不会干活，还请大家多多帮忙！”

白求恩的一番话，把伐木工人们说得鸦雀无声，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好意思地笑了。豪爽的伐木工人们马上表现出了十二分的友好，那个大胡子首先走上前抱住